

香樟花开

张逸云

安居园小区栽种了很多树木,最多的要数香樟树。香樟树葱葱郁郁,树叶颜色各异,一丛丛,一簇簇,密密匝匝。钟钟远的家,正对着三棵蓬勃生长的香樟树。平日里,老人喜欢独自坐在香樟树下的石凳上。老人和我聊起香樟树的习性,脸上满是幸福的笑意。他说,香樟树有个特点,初夏时节开花,花瓣黄绿色,米粒般大小。花香清清淡淡,细闻时无,不在意的时候花香绵绵,韵味悠长。

钟老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也曾是全国石油化工系统的劳动模范。他以笔为犁,深耕在宣传思想工作岗位,记录了石化企业建设发展的如歌岁月,在退休后的三十个年头里,依然笔耕不辍。他像挺拔的香樟树那样浴风雨、耐霜寒,默默地在湘北云溪山沟扎根生长。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钟老举起双手对我说,那个时候,开山劈岭就靠这个。工地几万人,没有一双干净的手。

1969年的深秋,位于京广铁路线的岳阳云溪车站突然人声鼎沸。火车蒸汽机头喘着粗气,拖着加长闷罐车,停靠在备用轨道上。

一个个车门打开,跳下口音各异的年轻人,退伍军人,青年学生把小车站挤得水泄不通。钟钟远随着滚滚人流,来到幕阜山北麓的2348工程指挥部(湖南石化前身)合成橡胶厂,同全体建设者一起建成我国第一个重要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

建厂之初,这些年轻人住芦苇棚,吃大豆咸菜,喝山泉水。天刚蒙蒙亮,起床号响彻山沟。六点准时开工,一天劳动时间超过十一个小时。无论晴天雨天,大姑娘小伙子个个都成泥猴子。云溪八号沟一处营地安装了二十多个水龙头,专供替换下来的工友“洗刷”身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歇息都顾不过来,累积下来的尘土,堆成了小山包。

这些年轻人在云溪山沟里吹响了向现代化新材料企业进军的集结号,建成集炼油、合成橡胶、环氧树脂、己内酰胺、煤化工于一体的特大型联合企业。

聊天时,钟老谈得最多的是厂地融合、共生共荣。言语真诚而温暖,充满了对云溪父老乡亲特殊的情意。

建厂初期,数万建设大军涌入云溪,姑且不说吃的喝的如何及时到位,光住宿这件事,就成了一道难题。厚道淳朴的云溪人,腾出最好的房间,把劳累的工友们安顿好。

工地实行军事化管理,高强度劳动使人体力消耗大,小伙子们肚子饿得快。冬夜漫长,工友们饿得脑门子冒虚汗。那时,老乡们口粮也不宽裕,仍从嘴里省下来一些熬成粥,帮建设者们顶一顶。一天晚上,细雨蒙蒙,几位年轻力壮的工友悄悄起床,想趁天黑溜进老乡菜地,顺走几根黄瓜充饥,几个人到了菜地,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放弃了。第二天清晨,工友们起床时发现,营房门口摆放着几篓新鲜瓜果。

说起这些事,钟老相当激动,竖起大拇指连连赞道,湖南石化之所以能发展成为特大型企业,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云溪乡亲的鼎力支持。

正如钟老所期待的那样,石化央企与云溪城区融合,有力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如同香樟树喜逢甘露,绿意盎然,花香四溢。年产60万吨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项目落地湖南岳阳绿色化工高新产业园(原云溪工业园),园区石化产业规模达到1300多亿元。中国石化与湖南省签署的岳阳地区年产100万吨乙烯烃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岳阳市云溪区石化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湖南石化正昂首阔步朝着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迈进。

“常绿不拘秋夏冬,问风不逊桂花香”,这是古人赞美香樟的句子,钟老心心念念的香樟树,已经远远超出树木本身的价值,老人眼里,那是生命辉煌灿烂的绽放。

(作者来自湖南石化)

石化漫忆

石化作协“向祖国报告”主题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启事

根据中国石化文联2024年工作部署,石化作家协会将举办“向祖国报告”主题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

一、内容、形式

征文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第五届中国石化短篇小说大赛,二是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创新发展、打造一流”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征文活动。

参赛作品要以“向祖国报告”为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书写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记录在党的领导下石油石化企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展示在“端牢能源饭碗”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的突出成就。通过描写石油石化员工的生活图景、发生的喜人变化和崭新风貌,生动展现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歌唱美好新时代、新征程。

二、时间、联系方式

征文作品截稿时间为8月30日。

征文投稿邮箱:congsongbiao.slyt@sino-pec.com

联系电话:(0546)8717582 18605461552

三、具体要求

1、参加短篇小说大赛、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的作品,必须是中国石化作家原创,尚未发表或出版的作品,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字数分别不超过10000、12000字。

2、报送的参赛作品,必须由各直属单位作协、文联(没有成立作协、文联的单位由工会)集体报送。

3、投稿者须写明作者真实姓名、笔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等信息。

遇见·石化之美

高原之上

沈顺万

从拉萨回来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而那挥之不去的情感总是萦绕在我周围,仿佛生命中无法弥补的残缺正被它一点点修复,精神的海拔正被它一寸寸拉高。

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懒人,宅在屋里的时间远多于在户外的消磨,赋闲后更是如此。若不是此次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到西藏石油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我可能还一直赖在家里。

然而,很久之前,西藏就以其神秘的魅力蛊惑我几次蠢蠢欲动,但终因担心自己体力不支而放弃。这次,听到消息,咬咬牙还是去了。一同前往的还有石化作协副秘书长从松彪,这家伙是体育科班出身,身体壮得跟高原上的牦牛似的,与他一起出行,我才知道什么叫相形见绌。下飞机到宾馆,不到五个小时,我便翻江倒海上吐下泻,昏昏欲睡,他却跟没事人一样,还打了鸡血似的去游街景。次日,我清醒过来,还埋怨老丛,本来海拔就很高,怎么还住到五楼。

从宾馆到布达拉宫的直线距离500多米,远

远望去,这座拉萨城依山而建,布达拉宫是海拔最高的建筑,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默默注视着这个城市。天空蓝得让人生疑,7月游荡在拉萨街头的风,似乎比内地的风还要柔顺;可能风爬到这么高的高原上,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兴风作浪。

风在打量这个城市的时候,是轻轻抚摸的,它知道不能惊扰这个城市肃穆的灵魂,就像停留在寺院里的梵音,总能悄然拂去香客身上的忧伤和落寞。

拉萨河东西向穿城而过,犹如一条闪光的银链。城区主要集中在河流的北面。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城中除了约200米高的布达拉宫,其他均为不超过五层高的小楼,据说城中所有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过布达拉宫。

这座小巧而精致的城市,几乎是清一色的藏式建筑,古朴而庄严,矜持而恢宏。相对于内地的城市,拉萨城就显得太小了,我们决定从宾馆徒步前往西藏石油,也好沿途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同老丛沿街脚蹑前行,每走百米就找个地方歇一歇,喘口气再走。老丛见我停下来,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陪我歇一会儿,待养足精神,再一起往前溜达。

我不喜欢在路上独自溜达,那样显得我好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样,然而,我现在退居二线,有时感觉像四处游荡的风,找不到确切的方向。

拉萨街上,从我们身旁成群结队路过的人群,他们有着自己追求的方向。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朝圣者,一脸虔诚,目光坚定,步伐从容地向前走去。也有三三两两手摇着经轮的喇嘛步履匆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在没来西藏之前,我孤陋寡闻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家石油公司。200多人的队伍,以销售成品油为业,他们长年累月工作在高原上。他们有着让我无法企及的肺活量,像沙漠里骄傲的骆驼或大海里的鱼一样自由而顽强。

西藏石油傍河而建,办公大楼前面是加油站,后面紧邻着波光粼粼的拉萨河。

我是坚持着坐在办公室里同石油公司的文学爱好者们交流,在空气稀薄的教室里,稍有不慎,大脑就会短路。说话多了,气息自然不足,这时候,我不得不窘迫地停下来吸一下氧气。

在这里我像气球一样不堪一击。当看到面前一张张朴实的脸庞、一双双专注的眼睛,我还有什么理由克服不了眼前的困难。比起他们长久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我为自己这么不经风浪的小身板而羞愧不已。

在拉萨逗留期间,我和老丛去了名为“央卿仓”的餐馆,它坐落在几条巷子的路口交叉处,门脸并不打眼,里面却别有洞天。央卿仓餐馆的生意十分兴隆,游客和当地居民都挤在这家餐馆享受美食,汉、藏方言俚语交汇其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羊膻味。在拉萨,似“央卿仓”这样独具特色的

餐馆不在少数,有些只是我们没有身入其中,更多的只是驻足远望。一天傍晚,我和老丛溜达到拉萨八廓街的东南角,饶有兴致地观望一个叫“玛吉阿米”的酒楼,这座土黄色的小楼房,也是一家高原味道网红店。而在里面消费的都是些正在热恋中的小情侣,我俩实在不适合去凑这个热闹。

其实,拉萨还有一种坚韧的美,远山粗犷的轮廓,大地的起伏,雪域雄鹰的高洁,寺庙里的晨钟暮鼓……这一切蕴含无穷力量的大美在你还未做出足够心理准备之前,就迎面而来,像一道闪电一样,摄入你的心魄。

在去往大昭寺的转经路上,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匍匐在祈福的路上,我平生从未见过这么蔚为壮观的场面。我和老丛呆呆地伫立在街边,看着千里迢迢赶来的朝圣者,他们一个个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嘴里念叨着经文,双手举过头顶,从额头到胸口,然后,全身贴向大地。

扎西德勒的高原,孕育扎西德勒的生命。还有坚守在这个高原上服务千家万户、让人肃然起敬的石油人,在我眼中,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勇者。

这次的西藏之行,让我觉得还能走动,趁着还有一腔热血,展开双臂去高原尽情拥抱自由和快乐。攫取自然快乐的本质,不在于手里有多少富余的时间,也不在于生活品质的高低,而在于内心是否还保持着那份足够的坦然和宁静。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朝阳
陪



捋春儿

范永光

周末,我去油田附近的集市闲逛,发现街边新添了许多卖槐花的小摊儿。

我特意上前询问摊主,槐花多少钱一斤,随即抓起一把槐花闻了又闻,馥郁的香味激起了孩提时的记忆。

小时候,老屋四周的榆树枝上、槐树杈上,便会结出绿莹莹的榆钱、白嫩嫩的槐花。大人们会吆喝自家的孩子,挎上筐子,带上铁钩,高高兴兴一起去捋春儿。

捋春儿,泛指豫东北一带的农村在春天里去寻觅一些能顶饭吃的植物,比如灰灰菜、香椿芽、榆钱、榆叶、槐花等,习惯把挖野菜叫“捋野菜”,把摘香椿叫“捋香椿”,把采榆钱、采槐花叫“捋榆钱”“捋槐花”。一个“捋”字,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捋春儿是个体力活儿,尤其是捋榆钱、捋槐花。因为榆树、槐树普遍长得粗壮、高大,加上树皮斑驳,褶皱深厚,要想顺滑地爬上去,还需一番折腾。当然,捋榆钱、捋槐花也有不同的捷径,一种是搬来木制的梯子,登上房顶,拉住倔强的树枝,迫使它弯腰低头,接着顺手去捋,另一种是让小孩子踩在大人的肩膀上,然后把他们送到最低处的树杈上,再

利用小孩子体重轻、手脚麻利的优势,继续向上攀爬,用准备好的铁钩尽量向上够,使劲将树枝拉弯,伸手就能将把树尖最鲜嫩的榆钱或槐花了。

农村有句俗语:“上树不难,下树有胆。”当树上的小孩子将满一筐鲜嫩的榆钱或槐花后,会用盘在腰间的麻绳系住筐子的提手,小心翼翼地地把筐子放到地上。

然后,小孩子在大人的指点下,从树的高处缓慢挪动身体,最终挪到树身最低处的树杈上。胆子大的孩子,不用大人的接应,纵身一跃跳了下来。平衡掌握不好的孩子,会狠狠地摔个屁股墩儿。胆子小的孩子就犯了难,尽管树下有大人用手接着,还是不敢继续下树,有的着急大哭起来,有的抱紧树身向下溜,褂子的前襟被皱巴巴的树皮卷了起来,肚皮与树皮直接摩擦,等落到地上一看,红皮上全是血印子。

捋春儿的过程充满智慧与惊险,可制作和享受美食的场面,则是另一种温情与心绪。

具,只能趁榆钱、槐花开得正盛时节,吃个春饱了事。

我决定买些槐花回去,给孩子做顿槐花饭。我学着母亲过去的流程,揀槐花,洗槐花,蒸槐花,做了美味的槐花炒鸡蛋,包了很少见的槐花馅饺子。孩子品尝后,赞不绝口,我也吃出了小时候妈妈做的那种味道。

我把自己在城里做槐花饭的过程,特意打电话告诉农村的母亲,母亲再三叮嘱说,槐花性凉,不要吃太多,不然会引发脾胃虚寒,尝尝鲜就行。

听着母亲的“唠叨”,我越发感到捋春儿带来的浓郁生活气息。过去,人们求的是温饱,为的是生存。现在,人们吃的是稀罕,品的是韵味。尽管榆钱和槐花可食的日子并不长,但那是大自然赐给人们的一道特有美食,是春天的味道,是淡淡的思念,是温暖的记忆。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朝阳随笔

